荷華編 二

外篇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三

荷華編　外篇

陰德頌 幷序

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福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之道其惟嚮之報聲人之福禍其有所因乎雖然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善者未必盡福而不善者未必盡殃其所報施之天特未定也雖然其未定者卒以定之何以知其然也或有小惡遭天之禍而太慼反享厚福迺天未定也而食報於先人積善陰德之力收其餘澤而偶行一善偶得天時有補於頑福然

寡其歸終負惡名是未定者定也禮讓之或禍亦天未定也而猶眠其後昆不眠後昆而猶成其名亦可謂之定然不若於吾身親見所以猶有憾於天地之大而可疑於未定然此則氣數之適然耳故人之命遂不可專以龜筮星數相貌求之惟以德義之有無度量之寬窄見故曰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嗚呼相不及德龜筮星算復可必信乎夫德義銷百災致爵祿而況於年乎故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然則民之夭之非天夭之民自夭也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故禍之祟不若崇德以移之彼單族後

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一時之威憑人而勝天
藏伎於心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使不得達其得之命
也其失之固道也故常人福而後行邪僻而死禍而
後心畏恐而成功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
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全壽富貴人有福則富貴至富
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
而動違理多死於安樂其於言德慙矣德雖大而惟
陰爲至其人所不知之陰德非欲蘄祉於身而但焉
至誠發中達面値物可悲闇然行恕而生死肉骨各
竟其願如得美味者雖獨食而猶甘其味此謂安處

善樂循理也拘利爲慝者如得驪珠者適遭睡而取心常不舒此謂驅馳索禍閉門避福也或謂李士謙曰子多陰德對曰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無人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知之何陰德之有彼知陰德之說也若强爲善於要譽者其間居非爲不善者乎其陰慝而陽善者人或不及知之而天已知之可畏也而況人必卒知之如見肺肝乎慝雖深藏不能蓋之而沴從其後故善惡之報或不旋踵或周星或及子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豈欺我哉仁人君子用天施德天奉多而生德於我

若合左契至於一事之德亦足見廕故趙盾食翳桑而全於倒戟魏顆從治命而鬼報結草裴度白中令相命不貴而以還帶顯賓禹均無子而以還金銀生五貴子或以葬棄尸而得後祿或以平獄訟而與子孫非唯於人爲然異類亦償隋侯活蛇而報以明珠宋祁相不吉而活蟻數百萬居元於第韋丹孔愉買龜舍水登科獲印若此類多不可詘說也此理雖其杳冥無形與響可與酬酢可與受授屈子所謂孰無施而有報孰不植而有穫者也彼逆天探禍非天罪之唯汝自生毒若吳犯歲星伐越未及四十年而亡

劉子受脤不敬而死李廣殺已降而不侯誰任其咎
天以日月爲精神故其明甚明及爾出遊及爾一念
以禎祥妖孽爲人善不善之勸懲使之脩省轉禍不
間於人之喜怒慶賞而人或不知多忮多求求而不
得則濫若此而不敗是無天也老氏曰以德報怨夫
子以爲以直報怨欲一扵種德而報怨以德則賊夫
天而欺吾德豈如直之乎若區區扵爲德而不旋淑
慝一視以不忍非吾所謂德也多有逆天之咎尚何
望陰德之報乎故德之積必秉誼此無所爲而爲之
之德德直矣天德而猶不顯其德者至矣頌曰

小人恔心常懷陰噬欲人之蹶君子如春常懷陰德恒人之洫何德不佳惟陰是眞肫肫之仁窮者孔棘設身處地陰翼脫穎何其必陰收人所棄意誠不僞寧望其報振彼之困以酬素願然不辨慝其能無咎非德之取惟天視德遠賚于世人復戴惠

靈應說

靈應者用耳目心三要以致前知也或曰三要之心當爲口蓋以心爲最尊而不敢列於此也三要曷召九竅之邪邪閑前知而唯至誠專密精神靜一者深於天機見理猶物也故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之靜乎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也明此以達奧者以天地之教與聖人之道相參焉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其靈而擴而充之者其明如火始然待物之兆之出而人不知者我獨知之若呼谷中之得響然先好其本然後知無不得也故心者不平目雖明耳雖聽口雖聲其所得非物之情而僅物之形所應何爲靈哉故先見之道漠然澄慮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接萬物也察其形之善惡聽其音之吉凶審其理之禍福皆可爲之占驗而在我目之跳耳之鳴食指之動之類不一而足悉有徵心靈妙悟物我之數莫能逃明鑑之

中然心非七竅則茅塞矣善乎狐突子貢之察微可
能此也晉獻公以十二月使太子伐臯落氏公衣之
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命以卒時閟其事也衣之厖
衣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
之厖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
乎子貢觀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
知皆有死智者觸物長之則其靈妙類非讖緯而精
於鑒物矣物莫不備鑒莫不寓衆妙之門明若日星
雖一木一草之微亦有其數得其門者可分滑疑之
耀故天先示之微施無言之敎而神立者知之故子

思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下於國而民家有之下於家而一身有之下於身而時日有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無爲之時營爲之始極物窮情可得其歸兆之善者興不善者凶故天祥地瑞必呈於欲興之邦及其將廢也天妖地孽見在人夢兆亦有吉凶之驗矣今各舉一偏可互以推而衆兆芸芸天文坤靈人物狨獵蟲魚木卉器用雜物析字叶音藏理於杳冥其眹躍如事效見前惟創見者不徹其微矣若乃雲開見日事必

光輝烟霧或蔽物當失色震風虛驚雨衣沾恩重山主阻流水爲通石乃心得沙放卽分此天地之應可觸類而得也至若析字一木兩火榮耀之象一水四魚鰥寡之狀一斗入空門而成鬪兩絲掛白木而爲樂叶音者見鹿言禕逢蜂論封梨可分離桃憂逃亡見李則詞訟得理視冠則才名居一難於全數妙在通變此實坦道之無方故雖分視一物不失其眞何故焉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衞忌相髭許鄙相脽投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

皆天下之善相馬者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而不相失
其實故凡星士觀物知應不一其道也星士相人知
命其禍福存亡期以歲月日時而如合左契隨物皆
然而星士衣不覆以泄天機之故也夫祥瑞必興而
雀鸇亡宋龍橋敗丹妖孽必覆而桑雉昌殷熒惑避
景此則天之興廢邦家者不于符而于德是天之悔
禍以禮而不使逆德者昌也亦見兆之先見者神毋
夜哭羣兒鴝欒帝王之興運也桑君圮橋老驪山毋
術士之感遇也術士所明如耳目之有官以聖人之
明不如星士之專業深造也星士之觀兆參以德義

發無不中能知物理矣猶未若見鳶魚之飛躍而知上下察見川流而知逝者如斯見雨暘燠寒風而知休咎之徵此體道之明矣猶未若易之六十四卦爲神機鬼藏之奇器而卦爻包裹衆理進爲萬象有叩斯應有應斯妙古有三易宜異其用而今亡連山歸藏二易之數歸於一矣

觀物訓

至近者所難矚故目視百步之外而不能視其睫能視人之目而不能視其目雖以離婁之明不能自視其目之有眯物而借人觀之目固不能自視其目矣

夫一而不二之心能度物之長短淺深而不能自照其心亦類於目之不能自視其目佛氏所謂以心觀心吾知爲躛言而無其理也故君子之反觀不能以我心觀我心而以我觀物不以我觀物而以物觀物能不有我於其間矣夫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可明情私而易暗從事於性公則未盡明者益可明從事於情私則未盡暗者益可暗明益明則觀物之道得矣而暗益暗則觀物之道失矣夫我受天之性有何不以我觀物之則而我有我之之私者蔽其心安可取哉彼此衆人之自我多不得正故

彼之是我以爲非我之是彼以爲非故彼所謂是者
未必是彼所謂非者未必非以此觀物欲知其天不
亦難矣乎是以水之注下湍流失照其景鍼雖指南
方其舞時難定其方惟我遠自我之心人亦遠自我
之心循天無僞然後迺免湍水舞鍼而自爲明鏡可
以反觀物理審其權度之精非如以目觀目乃得照
天之明矣雖然其觀之也不以目而以其心不以心
而以其理以目觀物者蔽於形色而多遺性情以心
觀物者動於喜怒而多失公明以理觀物者物之性
情不得逃吾觀矣故曰所信者目而目猶不可信所

恃者心而心猶不可恃然則其所信所恃非理而誰邪凡人與我莫不有理莫不有性莫不有命則理可窮而知之性可盡而知之命可至而知之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聖人以聰明睿知之姿無我之之私故能此三知之眞知而賢者未盡纖毫之累或失其反觀之道餘無可道者惟鑑可以爲明謂其不隱萬物之形也然鑑以金爲之而出自人之手其鎔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者有其或大或小而差矣故不若止水之爲明出於自然能一萬物之形也然水能照表不能照內而風以過之撓清起濁則不

得物形之正矣惟聖人之明能一萬物之情也故其明照外照裏無間顯微而萬物皆備於我我自觀之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是能以物觀物之無我也故以道泛觀而知天地萬物與我皆物也天地萬物與我皆物也而吾以天地爲天地以萬物爲萬物以我爲我則非道之公而我之私也以我之私而忘道之公分而觀之則天地不得爲天地萬物不得爲萬物而吾爲盲道之人也故我之與人人之與物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未嘗有異吾可施仁於彼若吾一有我之於其間則竊異其室以利其室而施於已無所不

厚施於人無所不薄彼我之間旣失其平故物之性
我不能觀之也然則其心誠爲湍水舞鍼而是非善
惡吉凶不得其常其於觀物徒見形而未見其心也
以物不以人者見理而至於得人之心德則視聽之
必自我民其視也能用天下之目爲我之目其目無
所不觀矣其聽也能用天下之耳爲我之耳其耳無
所不聞矣心與口亦然其口無所不言其心無所不
謀矣以天下之觀爲其觀其見不亦博乎以天下之
聽爲其聽其聞不亦周乎以天下之言爲其言其論
不亦美乎以天下之謀爲其謀其樂不亦大乎故斂

天下之智爲其智斂天下之善爲其善則道非自用之小也其見之博聞之周言之美謀之樂者不以我觀物而以物觀物之次也合天下之耳目口鼻以爲我耳目口鼻收天下之視聽謀論以爲我視聽謀論則吾於天下之物盡觀性情然天下大亂俗失其性則其所以收合者不出湍水舞鍼之餘自非精神曉泠見聞條達則雖無我之之心亦非至神至聖之道矣

農訓

我聞上古有巢之人食草木實燧人之人始火食巢

燧之時民固草木之實之采捋之而穀必在其間及京烹飪時穀之味尊美於他實則人人孰不欲穀之豐富乎雖然雜草無種自生日以育茂而穀惟無種不生種棄以生而不有人事草木勝之農帝所以創耒耜甚民耕使麗土之民貴土物人食穀之甘味人情圖甘味之繼食而憂其絕於是乎農之道立遂爲天下大本也故周制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且其天時之早晚與穀種之早晚不相先後而

糞之治之盡地之力此周之稼政愈重於前也故有爲神農之言者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其易也以草略之耟厝耕而起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

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尺所以間稼也古有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或曰鋤耰以當劒戟被蓑以當鎧鑐蒩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故有以耕戰言其一體農果出於創兵之智矣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而樹穫之節驗往見物知其候之至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

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畦其肥墝之土性厚薄之培擁厚土而苗夭薄土而種枯不如老農老圃之有使農事得得者穀之植也不疏不密其莖也不仆不單其穗也不銳不矮其實也不稀不繭其米也不粃不靡或箱或肩乃積乃倉爲酒爲食以祀以飽而上以稅國家下而育妻子此其國之良民而遊惰者爲邪之道也然天下之口必皆食粟而一日不再食則飢不親田農之人莫不

其須故穀有所渫之多門農之家一而資焉之家過
多於農由是穀易不足如遇災年勢及胥溺況夫稼
穡之道雖曰大本最其艱難者乎周公曰嗚呼君子
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
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
生富貴宜若不知稼穡之功而深得農人之事今下
賤富人之子生於富不知富之自勞苦驕而不念稼
穡辛致飢困黃口之心如此也民以食為天食以農
出農以春始春粟一顆過數月成千萬一夫田之者

百畝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計粟量地天下之利莫利於農而易飢者農夫有時顚頓者亦農夫何哉古有井田之受地今無其受故無田者耕人之田分食其力者甚多而所得銳且也天時多不與人相齊故田之不旱而稔者旱而失斂不澇而稔者澇而失斂其澇也甚則隤隴漂畝青苗葬于白沙其旱也甚則青苗銷于紅爐重以公奪其時身或多疾雖不疾而懶者與疾何間以故田少所收費廣所出最急者公門鞭扶星火催科故出粟勢在不已惟懼自今之不贍遑恤厥后乎故春未半而舊穀沒

官廩滿而施大簡農者既無慰腹遂失大計於東作故東西稱貸質以新絲新穀及其倍償未免奪我身上衣口中食念及當夏畦也擁苗若子去草若仇日夜望苗之成熟遠不可及託命於此刻期從事夙朝雨夕塗足胝手背黎面赬喘息汗流職耳此何傷乎所傷貸粟不繼病不能興草莫之墾徒吟古先明王之仁政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嗚呼明王不惟補助而躬執洪縻為天下先故孟春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上之人躬行示下如此而薄賦斂抑末利使民益知地重而與賢相善理陰

陽曰陰而陰曰陽而陽故王者爲天之民多京爲天之粟民庶而富爲施德教之地此天地生成之理也蓋人人生子七八或四三而老病死者比生産不滿十分之一則人將溢田將窮故食者必飢者多而爭者出或怨燧人之火食神農之教耕然開闢已久以人生息之無窮常有寄身之地天之所槩如海之不溢耶凡無土無粟之人起爲百工商賈資其衣食而農者蔵粟不足有飢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穪商以遠方奇貨相穪也謂之逆以奇貨可無而蔵粟不可無也

名銘

吾所不可求者名也而人多求之吾所不可忽者德也而人多忽之舍其不可求而從吾所好然後名實無所相避而德在我矣若不爲德而先求其名猶植麥穫黍運規求方竭力勞神者徒就其逆矣假或盜得一名旣非其有安可久假而不歸以傷吾德乎楚有擔山雉者欺路人以鳳凰取十金加倍乃與之將欲獻王經宿而鳥死王感其欲獻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彼以山雉名爲鳳凰而得實僞名得實有德者不爲此也士之無德而欺世顯名者豈非

山雉之類也哉古之賢士不昬求名而求德之立恥
其名之過情疾其德之不著故無故有顯名者勿處
無功富貴者勿居無故無功而得名利者後將爲害
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
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驥追不及也是故忠臣
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積力而受官其所能者受之
勿辭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稱其名實使無損墮之
勢而無不勝之任非惟事君爲然也雖士亦有之故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講學以待問懷忠信以
待舉力行以待取此豫則立也名生於實而無脛遠

至有扣斯應不可自撓其術也夫爲用我者之不以
改廢鉤繩以求伸則先毁其名之實而失範我之驅
如商子之好名利而三變爲伯必鑽秦王而後已彼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君子則不然可以屈則
屈可以伸則伸或行或止而卷舒其行得則制心以
禮毋及於淫不得則固守其窮不失於常貴富賤貧
爲我身外之小物而不能亂其在內之大德名雖不
麗而名之本也故大德必得其名而其次立功以取
名然功可待時其次立言以取名言則不待時而在
我然好名之立言者奇辭之亂正拾以爲己實異於

有德者之有言也鋪張虛氣以構蜃樓工於文而不工於言工於言而不工於道瑕纇多出靡爛中道非所謂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也故名不可求而必好德文不可工而必其道有道之詞用如菽粟而取給於脩治在古先辭約而理勝今也華靡日增以求名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以至博洽之學文滅質博溺心無以反眞踐實徒以冒中國子監祭其名而及其責實世難其人其知聖賢之道德日夜無卻與物爲春者河淸可見則難待者知德者也有人於此自期知德明言仁義名實欲顧而人無知之

有司不舉乃不悅之而求知於人則爲物之動而德非其德適取辱已故君子屈乎不知己者而信乎己知者也夫鹽車之驥一見伯樂之知而垂淚連城之璧不遇玉人之知而致有見刖士之含德希聲沒齒不彰驥璧之不幸也百代之下苟有知己其無哀歌慷慨之徒乎然其所好在內而不在外則無名之樸豈不勝於實之賓之失實乎伊生耕有莘樂堯舜之道若將終身使其不逢成湯亦且不改其樂不慍其無名而死諸葛武侯似磻溪而自比管樂此臥龍之猶有心於世用然亦不求聞達其革輩黃牛今我知

德而人之知不知無有於吾所得也故名不可以自賣然成物亦性之德也則巖穴詘約之人附青雲之士得用安民以成名亦吾之事而所以附之也失其道者小人得其道者君子故可以得其善道以成名然善不外徠名不虛作是以有名欲求之而不聞名不欲求之而彌著名欲蓋之而不蓋此其名在實而不在外也名者古今之美器也故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名將起必有物敗名甚難保而亂日多多因名擠之致使磔死名之爲累亦大彼無實而欲有者何哉然有實謝名亦有害齊之黃公者謙毁二

女之國色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無聘者故君子雖克讓有時乎名不讓如孔孟所言不如丘好學天下舉安也然則有其實而取名者可而無其實而取名者若宋人然宋人有得人遺契而密數其齒曰富可待此存名而無實得者也然則南越之黃屋不爲娛而深室之槖饘猶可飽何必布攤門外而揚言我食飯與太伯伯夷延陵季子有德有仁而察其心之所安未必求名而名僅表其實耳故君子惡其德之不聞而非惡名之不稱經德不回豈有干祿哉故名者生而過情則同於朽木與螢火之夜生輝

而晝可笑死則稱之而不知賞之而不知與株塊無以異死後餘名豈足潤枯骨也雖然名實相副者其生也尊榮逸樂以其實之可稱而厚吾德矣故余恥名勝而實勝以自務其白望焉可求哉

行銘

吾行南冥複也會日暮而天且雨迷舊堰問行者曰左吾疑若非而猶聽之卒不非吾之北方亦複也其行以舊喜徵而踰一嶺瞻望山川還似分曉不詢於人鞭馬驟進則卒不是夫大蹊之行疑之而是有北之路似是而非吾乃愀然曰自是者非而詢人者是

後日亦荐被人之指行而或有失之乃知人不必盡是也地有定一之方而我有是非之惑惑由我作非地之罪也方其惑也自以爲是行之不怠及其薄也或得或失目見快決是非之見如終身行事而未知其非道者多不若行路之卒決是非也故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强弓其常所用不過三石左右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其實王所用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弓則有形之物而非如道之無形可以易知輕重而王之世迷以其不求知也人之行事而不知其道者冥已成可以求知而多齊王之

不求知亏之輕重如欲求道之知微人之教之則失
其祁嚮然慮其有如後日指行之得失而復有齊王
之左右也雖然若無官渝得正之吉則功何有於出
門之交乎宜乎疑事毋質姑從人而彼教猶不學拾
濬察之微之也人多篤信聖人不復察知其道而以
爲聖人盡可法此知其飮食而不知其味疑不可終
解也重名之士自處高明多恥下問解疑常欲勝人
亦何能盡知其不知者乎孟子之語人雖至正無意
必而英氣發越學者學孟子而不成則近於好勝寡
以能問不能之道也凡取於衆可以達吾聰明發吾

心慮而友朋之相與講學惟其切磋以發精微不可有自賢之色也故已有善勿專敎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不以已之是壓人之非遜辭以避咎況於事親之道乎雖日致三牲之養身不敬辭不順色不說名不稱孝然則君子欲虛受不欲自滿易人也假令我聖彼愚彼亦天民而共得同我之天則必有一得之慮可以乞言而不可乘也惟堯舜好取諸人其人未必愈於堯舜而堯舜取其人無遺善合小成大不勞而盡其性德及人與物是以敎無常師而可以納婦矧其業有專攻者乎大

哉取諸之道公而正廣而達江海之善下能爲百谷王也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豈專揜於衆人之言而不見其道以冥冥決事哉亦在我執端用中之精得權度知事物之所以然而志不惑知事物之所當然而行不謬人之爲言胡得焉人多說其從我而不說其咈我此喜合於人而不喜其不合於人也如其可從而從我則是不然則疢疾也其咈者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之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故忠言逆耳猶利吾行而已吾疾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能昔有寇難至

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凡愚人盲者亦有可取之能況言百氏之行於世者乎百氏乃敢大言我有言而其言如耳目口鼻之各有所明而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有想無成有有想有成無此二家之專心也言其專心則一也而所明相殊與致中用和不相爲謀孰是孰非孰能正之使與彼同者正之則與彼同惡能正之舍與彼同異者而正之則恐如後日指行之有得失齊臣之言九石安能正其聚訟之惑乎余欲先澄其心以期照物之得精然其澄之以徐不可驟以得之使以神者先受之而

不爲不神者求其存誠也如雞抱卵如水就濕其察理也如葛盧之辨牛鳴雍巫之味淄澠事物之所遇必求其天而質之於古非齊知之知而知可致矣致知之職此而聰明亦齊以致之江浦生麽蟲接宿蚊睫蚊不覺也離朱子明方晝拭眦弗見其形䚢俞師曠方夜擿耳弗聞其聲黃帝容成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氣聽若嵩山之阿雷霆之聲非特望懸蝨若車輪聽蟻動若鬬牛而止也此其察微於形聲者精而有見其形不待聞其言先知言者何异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也東郭牙知之公聞其故

曰艴然充盈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莒惟不服臣故曰伐莒郗雍之察眉睫孟子之觀眸子亦近於此皆望表知裏也知覺聰明得全其神然後胞合鴻靈造化生身其於百家同異之省不省易見如日可以同其不同而補罅減亢歸之於道安有他歧之慮焉

訓諸郎文

先府君寓居嶺南有文不耀多積陰德子孫繁育至于繩繩無人無子一裂七八愈裂愈窘勢若倒懸以

其一人之食十人食之到今必難爲生在後亦將奈何哉朝暮且逝之老人未知其終以今所見百口之族之中有人立揚然後可庇許多寒族也昔晏嬰爲相父之黨無不乘車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而擧火者數百家此晏子所以節儉於其身而派及廣也今一門多人未有食稡悲歎窮廬此老人深望于先君子孫之勤學發身者也夫後生小子仰哺父母恬不爲慮因循過日不聽父兄之勸絶無奮厲之趣不知其終之不振降爲萌隷拜士夫馬下如枎家之兒安心在火不受珠玉誘

出以燒死矣今諸郎數十輩皆幼學句讀長肄製述擧業之功已過半而今作輟無常與文爲二若遂漸次放棄則不免馬牛之襟一家諸必蹈此患者不知其幾人其痛惜奮志可勝道哉獨惟佐郎篤好文業雖出入時冊在懷袖中而常勉讀製賦取司馬策表折桂當時聲名震曜中外庶可大拜而重葉門運始啓不幸中道謝世天胡旣生之而又奪之速也至今多涕念之氣短繼有二司馬製述之外從事明經此萬全之道而連丁大故朞功之喪益之以疢疾饑饉不專其業將第不第天將立其身澤及其族同河潤

九里耶近見貧兒暴貴以至大爵率由不勝困窮發
憤忘食夙夜舌耕數年之間魚變爲龍曩者類視之
輩友仰如天此由勤與不勤之分也之人也之立功
程時知以得爲生以失爲死故有人落榜者曰得不
死幸耳如此後可有得也雖然必欲得之冒入曲逕
者行身一敗萬事瓦裂不止其身亦延于昆此畏途
之炯戒也蓋佐郎之事業使才下者爲之虛費光陰
卒亦易跌固當專力實學其讀之也終日孜孜以及
達宵或係髻于梁或錐股如古人焉人十己百人百
已千而猶不自是就道正焉間以史記與製述亦就

有道正焉可得之道也然專門科業而不知經傳一言可用自外義理之學而以得一科偃蹇自高於人而無一善可聞則非惟內生愧鄙陋之甚人不向心貴之貴也顧其可貴內義理之學而以科第爲得輿之器二者分功並行內多於輿故程子曰一月中十日爲舉子業餘日足可爲學其爲學繼日以夜積久底績若夫朝吟夕罷夕讀夜寐雖曰爲文終亦鹵莽豈有從事之功也夫勉學得祿命也祿雖不可必而勤學業成則猶爲知名之士此亦可保門戶也我生平於書不甚厭播而才下志亢惟古是視視不可得

而自遠於舉業所謂學步於邯鄲不得國能匍匐而歸耳所以自懲勉諸君以與我不同科兼此兩種之業人生不再壯不撫壯而修業成功則噬臍莫及時乎時乎不再徠臨機早決君子之勇也勉哉勉哉

史選序

史選者選曾江二氏史合成一體者也嗚呼使人知有三皇之首太古而歷代昭昭者曾史也首尾未該而精華可咀者江史也舍曾則無首尾舍江則失精華乃生兩全計磔合二史去同化一使損字數而閒益散出他史者爲其新耳目也若比少微差多帙而

曾江面目宛在其間且因會史之載明祖登寶位乃
攷明籍得完明紀如前例都三十卷顧僻塢窮綴啓加
老亡神而攷信史未廣難以參勘猶以此爲忘老之
資也想夫結繩之日無言可傳而代繩之後墳典丘
索徒太古風不宜世用夫子於書所以獨取虞氏文
明爲史之權輿也歷及夏商周代有哲王賢相各底
盛治光垂簡策此古今大訓也然三代後王亦多失
德覆之而春秋時冠履倒置於是仲尼因魯史記而
修春秋其與奪之嚴微特之意實垂訓勸戒于天下
後世者也自春秋而至戰國自戰國而至先秦吾無

譏焉自漢以下而大抵興廢不一詐力交騁奇變競起一豪一雄之創業立國無辜橫罹累戍京觀忠賢隕命每由織貝寃憤俱深腥穢乾坤往往非無人君之度姑保社稷而純德之君古道之治終未之復何世道交相喪也以古爲鑑亶在於史故謹嚴乃史之道也齊史書崔杼弑其君被殺者二人而其弟竟書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其旣書始還此所謂守死不易之嚴也故史之無私如水鑑姸媸然後爲史之良彼受金溢美徇私匿惡乃史之穢也漢之良史司馬子長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之實

肆然頗浩汗見者怠至如各朝史書亦支離難可編究而宋涑水氏推本荀悅漢紀纂成資治通鑑戰國五代爲其始終而易傳紀繼爲春秋編年使天下事物繫一王之統然陳壽之以正統予魏而以列國待蜀漢通鑑因之不無失也朱子之於通鑑有迷先幾之徵而猶視之爲綱目綱之筆法嚴如鈇鉞精於權衡而鑑戒明若春秋之於魯史目蓋屬筆於趙訥齋師淵若丘明之於春秋此爲後學所宗之史而讀者猶病其太漫未易卒業此宋少微江贄所以成通鑑節要也其起止同綱鑑畱緊去緩頓減望洋之歎而

漢唐紀精華世所寶者也然無春秋以上五代以下而辭猶未簡此廬陵曾先之所以成十九史略而弁天皇趾宋元以及皇明之初今脩明紀至永曆庚寅以曾之啓端也大抵於宋明視他帙加詳以其代近而略於元以其夷也曾史之施斧甚於周以上而秦下則紀年稍該似非一手然終是去繁而且表出江之所沒屈原聶政陶潛起不可沒幸矣江又奪蜀統如資治松塢門人尹氏子承師命正江奪蜀曾亦從江奪蜀尹氏同門余宗海如尹所正然後二家史法同歸綱目而無愧焉讀者無未正時所憾也然閩中

州不行曾史以其淺薄不屑取也獨我東以曾史該而簡利擊蒙多令童子先之而後及少微蓋曾史獨壽於東方也今選役苟完而老人餘日無多力固不給於更變審定念古人立言必待屢易策而滅疵則此無屢易其鹵莽固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求多識莫如歷代史史非止通古今實勸懲以畜德也

鶴氅翁記

翁不曉事而好靜亦能動者也翁自以簡出而常向窻孤坐不無事以及日日日又日不知老至靜中遇

人意思舒暢時自感興出門清遊不計遠近夷險能
烏擧而婆娑心好處氣亨以爲得其長坐無所得年
踰七旬始有所得乃躄也躄之不已化爲坐莫興雖
見天日階前萬里也遽焉恂慭苑抑而心自踴躍或
扼腕奮迅拍拍不離坐席袤前健步履險如康莊神
王奇麗之域依俙介烏嬉遊九皐之隈追莫及於隔
晨事也鶴飛而有萬里心者也今象鶴之服其不以
鶴之飛行思遠者乎其不以鶴之不羣而閑停勝於
能舞者乎鶴聲之一一飛上天亦豈非吾可耳想者
乎此鶴髮翁所以御鶴氅衣表我能閑坐能昔日飛

行也既取鶴之氣象而亦取衣制麤布輕便服之無斁也其言履險如凌淸凉金塔面之石磴懸逕攀躋其上飮聰明倚風穴而硯滴之突兀太白之齊天鶴駕之嵩飛鳳之頂華山之尖文殊之巓皆一嘯而飛躋最上處快若鷹鸇之飛錫錫猶不屑也若乃神京之織路月臺月城之訪古此等巖險咸吾舒節而三海洛源洛漢昭陽碧瀾臨津鏡浦沒雲觀魚冰山將軍磧亦爽嘗海也暮春境遊俗離足踏雲莊中臺法住西峯如遊淸凉也其遊楓嶽自斷髮望山而前宿長安舍僕馬指京庫爲期乃上正陽息普德窺萬瀑謀

登毗盧毘雲弗果冒亂雲步上水岾峻嶺二十里不
息足而步下榆岾如飛鳥之捷雲鬢暮年之驟步不
愧壯夫自卜其蓄銳之發也我今在家輭脚苦行亡
何馴致伏櫪病驥之同歸身雖不逮志猶存矣惟其
泉石膏肓自未忘終爲物役故多見於夢夢中行步
遊觀如平時不知爲夢旣覺見其誣也遂深慨然自
惜曰少壯幾時奈老何此非獨病病而老死無日是
竊唏也徐而思之均我年者滔滔謝世而生者百稀
一二則唏還堪笑況乎造物者令我拘拘吾於彼何
哉且吾雖失步猶有尊於步者存則坐莫與非吾失

而其失得在所尊之存亡也夫一生孤坐豈徒然哉將以求吾所欲而所欲者不虛過百年幸有所得也且吾聞之古人言至樂莫如讀書如其樂則吾未之能而獨蠹書之心未可謂之無而沒身不銳然心之麤麤至今爲梗失推事理此誠下愚不移況言躬行事乎此所以失吾所尊而天方禁我履地意者天欲息我役物好遊之心縻我足令不得欲更作耶其所求者糟魄尚難得況中和之致如蓺影而年數不足精魄滲漏內省不密敬多姑息因又無其外禦則非古人盤盂几杖之有銘戒意鶴鑒其外禦也然則其期

此心之澡雪無累也鶴雖不能無助也故先王法服象物以自省而佩脂韋者亦顧內也翁內自反曰吾以百無一用之物被敝褐受反哺忘饘粥之憂約酬應之時曠乎慮脫世累而寥寥閒居虛室與世相棄時自鳴所懷近鶴唉吾非雲霄之儔鶴而守巢之病鶴也我今八耋少一年朝暮奄奄餘喘也凡百事物於我已成濕灰有何世味而尚以不稱之服加之身其亦益新其用心者乎吾亦未知吾意也其益新者未見其新而耄荒者反益鹵莽猶有不能不措之念深固不遷故旣爲衣繼立言視抑詩以自鞭明此心

一是眷眷之有在吾其電滅滅乃已此殆死鳥其鳴之哀或曰鶴氅者方外遊閒士之衣也今以小兒始坐之狀衣此稀俗之衣而不知長短之宜不宜則人好玩笑將不理於口非安吉也且也稀俗之著反尚絅易入於欺人欺我無乃的然虛夸媚人目而日亡者耶翁听然而笑曰唯唯否否乃爲之記以解之

松月子傳

松月子不知何人號也松月子無號時仰視山有松天有月而繹然乎懷曰彼可取而爲號志吾所爲也遂稱號爲松月子然松月子實窮閻瑣尾之賤丈夫

也未有片善一藝之耀人耳目人薄其爲人名論掃
地故雖有此號亡有知之或知之莫不吐舌呵啞以
爲其身之亡人知其號誰復知之刺之如雨若將難
容則其身之稱號不若非其身之稱號也然其稱謂
也潔故汎聞其號則可見其形則尤不祥人也蒙倛
之面有一月十五日不洗故黑如賣炭翁雖用盥而
不潄故瓠犀之澀如馬齒闌干不大悶癢不梳故髮
亂如蓬忍小便而令腹中略轉方起旋身多蝨而動
細捫動失儀而每瞿瞿視聽鈍滯應物乖宜形貌如
此不佳而心下於貌不達人之氣色而輕發質直之

言犯彼怨怒不知流俗之變態而大失低昂之度取人笑野而狹今好古欲學古談古談失弋誕章乖離而心盲扵決科之書及手技之執瓢飲麗蹊名利夭椓故見惡扵人人則斥之求人之知若號若舟之可行扵水也而求推之扵陸松月之稱不合事情矣人以之言謁松月子松月子不知醜猶然笑之乃言曰覿彼青青之松長微茫而感雲霄望之若霧卽之壯顚激厲霜雪四時不變而清風白鶴與之俱宜然吾忘其美容而尙其後凋扵歲寒彰厥勁節不移其所守是固執之道也仰彼朗朗之月出東方而入西極

與天地並生而隨時屈信息爲上弦消爲下弦望居
腰者一日故如日者三十之一或二十九之一照臨
萬象無一或私然吾忘其輝光而尚其知時於晦朔
盈缺變易不失其程是時中之道也雖然固執之物
不能不動而有暗滋發散之象時中之物不能不靜
而有合璧混沌之理混沌是吾致中之地而發散亦
吾致和之方故配月以松而合爲一身之性情求效
於得全非謂我能如是素非蘄人之知我號何苦詬
厲邪夫面垢諸縡求於形骸之外者也松月之號求
於形骸之內者也堅其外者多遺於內務其內者或

不暇於外外內俱全幾於聖人豈不難矣哉與其內不足而外有餘寧內有餘而外不足故不察於垢面諸綷而唯松月是取也至若瞿瞿之屬其見事之遲質直之發乃合昌辰而不宜於明夷慮吾木强欲如木雞而猶未也野則孔子雖尤子路之言而將從先進之禮樂吾其不甚惡也好古古亦有之非吾有也以此而不近名利性狂也吾如性何吾雖未至於食實而託意之在松月者如此人誰有知之者瞻明闡其言而不讓曰其謂不祥人非甚不祥雖不得爲大祥人蓋欲有爲者也遂次其言以立傳

自碣銘幷序

化翁以日月爲精神有無爲體用頃刻不息爲無爲之爲萬類聽命出無有爲復入無滅形吾萬類之一自出無以往不能不有爲而受氣駁故志迷行庬蠢于書而心未徧徹且易泄重擧而所占不媚于時人不近也不欲仍臂使近而欲近無心之佳山麗水則超世遠遊之襟籠鶴櫪驥之氣鬬變方寸外物不可必故求在我之中和而愈難致人不齒也不齒不近於我何傷而所傷開心就正之適無其人焉其姓名李某字某號稱松月嶺南永嘉人 獻陵之九世考

曰字某妣永嘉權氏天啓乙丑二月壬辰降某年某月日死葬某地子女云云銘曰

魯而大癡與時相疎見播里閭託心不禁峙流泊書遂及魯魚一無應我神氣不舒慼慼焉如外孤內窒身世籧篨本心猶初日暮途遠入且不徐骨土歸虛

家乘

公諱榮基字光先 本朝宗室之李也五代祖牛山君諱踵實謹寧君諡信懿公諱禶子爲穆于溫寧君諡良惠公諱裎二寧我 獻陵之信寧宮主辛氏出也溫寧君娶順天朴氏副正 贈贊成安命女謹寧

君娶河陽許氏觀察使 贈贊成之惠女贊成乃左議政文敬公稠弟也牛山君娶郡守柳孝章女生龍城君援文淵茂豐正揔百源韓山正諱挺而直錦城正抃而悅花原正揀公擇青陽正提公幹皆一代名流而韓山正爲公高祖號西湖主人以成化辛卯生英又挾氣豪出千人且解悟音律襟期踈朗置別墅于楊花渡日觴詠高朋唱和戶外滿屨或臂蒼鷹黃馳獵取適一時人慕氣槩焉茂豐號鷗鷺主人滌宕不羈有奇氣善琴書長在西湖漁艇文人名士絡繹江干有俗士至回棹以遠南秋江孝溫詩所謂王孫

解刺舟是也當時牛山君父子擅斯文盛名中外褒
重人有惡茂豐於燕山者擧家見籍於弘治戊午黨
甲子牛山曁六子遠謫絶島正德丙寅六月二十四
日同日賜死佐郞李長坤希剛聞七王孫就虔言笑
自若惜其爲人而飮泣國人莫不哀傷之九月 中
廟改玉並 贈秩稅寃 賜冢地還其籍沒之貲其
贈秩如韓山正之以副陛都之例也丁卯二月葬
韓山于楊州豐壤郎 國賜地也妣貞夫人平壤趙
氏別提純女開國功臣文忠公浚後溫柔貞淑爲家
有法外內肅雍生成化壬辰登嘉靖乙巳葬韓山墓

右曾祖諱淮字子澄襲爵爲信陽守聰達仁恕事親孝遇物以誠人悅之生弘治庚戌登嘉靖庚申三月十五日葬豐壤先塋東十數步妣愼人江陵金氏折衝將軍由岳女高麗上柱國仁存裔貞順柔嘉主饋四十餘年一無失德生弘治辛亥登嘉靖己酉四月四日葬在曾祖墓左祖諱敏字公達生正德庚午歲丁酉仕爲司圃署別提遷通禮院引儀忤柄用論遞久未復敍知者惜之性純儉直諒計慮沉重入事出接咸得其宜庚申丁內憂執喪過毁致疾不救是壬戌正月二日也葬韓山墓北數十百步許妣坡平尹

氏大護軍賢孫女高祖卽　英陵壻鈴川府院君師
路也柔順貞一有宜家之美生正德辛未登嘉靖乙
巳十二月二十九日葬在祖墓左考諱成立字卓爾
生于嘉靖戊子孝友之行著於人能先世德善屬文
兼精楷法發解十九選而竟不第用太學公薦拜
厚陵參奉轉監察調龍宮縣監瓜滿而歸元配廣陵
安氏同副承旨士雄女生某年某月某日早世諱日
某年六月二十三日葬韓山墓下繼室以昌原黃氏
生嘉靖庚戌某月日歿于甲午三月三日是月十四
日考繼歿合窆于安氏墓左黃氏考宣務郎諱潤奎

祖諱士祐貳相坐權奸爲姻屬官除曾祖諱希聖郡
守 贈贊成外祖柳公諱㙉郡守性甚慈祥履繩不
跌前妣有女無男後妣之出卽公也公以萬曆癸未
九月十三日辛卯亥時生于漢城訓鍊院前舊舍自
在髫年已端醇外族柳相永慶李芝峯睟光見而器
之歲壬辰父母避倭寇于關東甲午還京宅姊南弘
業室遘癘夫婦偕亡祟父母旬餘存罹巨創時公年
十二與伯公諱昌基繼染病甚婢僕死亡無爲痊者
時姨母鄭草溪彧室內黃氏寡居安山命獨子別坐
愼言往問之時纔經亂僕馬難庀別坐公乃率婢乘

生至京城伯公有間公方劇別坐必欲致之安山使其伯公載公以牛令婢驅牛以行兄弟卒得全遂育于黃黃氏憫其孤苦不欲勸于學公見人受學從傍潛心暗記以至成誦及其就師有如建瓴卒乃文辭博達父之姊兄辛成已爲喬桐宰於是兄弟就食喬桐有年自此伯公娶于海州尹氏公獨還安山黃氏往覲豊基親家公陪而南遂託外氏娶于安東權氏權氏生癸未六月十六日丙寅卯時軍資監正諱來長女郡守諱東輔縣監諱東美贊成　贈領議政諡忠定公諱檝其祖生祖曾祖而吏曹參判　贈吏曹

判書金公諱玏其外祖也子女金薰妻護軍時謙時咸郡守金啓光妻時恒時善時復姊兄生學圭學載安漢石妻學周學時伯氏生玨金士達妻珞瓓項全達三韓箕錫妻進士球生員玾仲氏生南金獻爾安鼎石妻琇朴世胤妻琦郡守生李鳳朝李泰斗黃命益金堅久妻季兄生佐郎瑄琓時善生鄭幹權震說妻瑾瑎玲權永秀鄭碩耆妻時復生洪萬濟妻瑒金九用妻再光妻玲李戌全妻玭琴南徵妻琈內外曾玄無慮四百餘人不可盡書公自壬甲喪難不能安土伯公贅居海州公在安東千里相望心緒搖落而每

丁丙親諱日塋奠感慕癸巳伯公及其長子時茂相
繼不淑而長子無嗣家業蕩殘次子時華喪心其子
尙幼伯公大事無人主張伯公出繼子別坐時荃自
清州奔喪返葬豐壤先山而權爲葬主行事公老病
不能臨穴命男時善往視事直到豐壤適殯幕焚
凡具盡燼以公所賻木綿五十疋貿葬需葬于韓山
信陽兩墓之間其返魂不于海而于清蓋不得已也
別坐又告海州意于公曰祖先蒸嘗久寢請歸三世
木主以權行祭享公處變怛然践告移火甲午又遣第四男于海州奉家廟而至以伸如在之誠而獨豐壤畨洞所在韓山

以下九位八墳未有近墓子孫之瞻拜者爲置祭土
於春陽之麻根以爲上洛掃墳之費而縣監府君三
位墓獨無石物伯公在時公曾設石人與牀而欲刻
李觀海所撰碣銘捐租二十餘石餼銀工欲貿銀將
始碣役工旣食而遁末年家益分裂財帛大匱碣役
蹉跎公常淹恤柳相嘗見公靜愨異衆心與之以牛
韓子孫朝家方收用將欲薦補蔭官公固辭以無意
其不樂著容色柳公歎曰爵祿之辭惟子之見乃止
公內志和緩純默言笑簡重性不好事事取苟完嫌
于知舊之居官常和彼而已絶無纖芥非義之取諸

人喜陰施常在不報之地雖家人莫之知後因受施者自言始或知之至今若遇舊窮人之逮知公而語及者必皆曰公甚愛我雖蟲蟻微物不忍戕害見兒童羣生物必使解縱之公素感鄭別坐舊恩其子燀寓居咸昌予以豐基水田以助其生業丁丑春京城親戚避胡亂猝至辛通禮夫人以下子孫姻婭諸族幷臧獲百餘人各定所館奉夫人於正寢衎衎相樂其行托歲餘終無懈色有一長老曰我知李公眞實無僞不失赤子之心常人雖欲强行一日力難勝矣柳脩巖袗常語人曰某稱字之心德吾知享福人無如

者李金山燦初見公異之禮甚勤命禁家內人聲曰長者臨毋如常時之喧譁也他日語其弟師傅煥曰一接李君雖瞀然閒則知其爲醇和長者洪佐郞字定卓犖輕世而少公十二歲待公尊禮常以氈冠短笻徒行訪公多宿留不能去公嘗和洪公草堂菊花詩韻洪公曰從遊久不知詞藻如此諸客曰造侯德亭公嘗洒然謦欬不分貴賤接以忠敬與物無忤不歆羨不狎侮不忮求不欲上人也或有告公云人譙君問其由笑受輒忘居常雍雍其如有容忿詈鞭扑罕及於役事若不屑常自從人而至所守處確然不

拔人不撓以奇哀矣崇禎後辛丑（顯宗二年）三月五日棄世于禮安元唐得年七十九同年權厝丁巳四月改葬于禮安良方十七里乾支山艮龍背丑之兆自起朱雀而御屛主龍虎多谷名九沙里先妣生長大家性嚴有法度失恃時小妹年甫四撫育之周聞于人旣長如初慈愛子孫雖過常不止豢養而已深望其進取丈夫之業勸就外傅欲其不失爲儒重事農績以富貧用有遠圖多後慮家政務崇節儉惟奉先君好客之誠家無飮者常釀醇酒陸續不絕（歲暮每釀三亥酒）厚鄰仁族周急不怠人多銜德其臨婢僕雖嚴而多

恕謝世久有老婢閑說舊事輒爲之感激涕泗先妣
厭久峽居且爲子孫議于公徙龍城次兄輿疾與俱
問藥于李菊窓竟不起遂撤歸酉谷自酉谷入奉化
邑底又移元唐有大喪卒歸楓井己酉八月十九日
棄世于楓井得年八十七同年十一月日葬于乾亥
山最高穴辛未十月日改葬于數步下公墓後連墳
共一牀四方繞長石以防崩潰而就繞石內埋誌文
以備後患其後十八年戊子九月日又奉移兩位合窆于同岡上穴向丁之原設使異
時丘壟堙滅而繞石知爲墳或誤犯而以誌文爲誰
某誤犯者亦有父母人子葬親之地何忍或忽以干

天禍予將圖廣置祭土使代盡子孫遂年會奠以爲落南始祖之墓此計庶不孤也不肖孤二人在時不能分寸還勤卒致追憾之心今我同氣殆盡身且老死無日失今未發親見之潛德則事久益泯無傳故略記平日目而耳之者爲遠裔未及耳目者道若先府君之靈有知不必許之而咳發難止百舉一目流液不自禁今昆惟吉先德惟凶已罪也男時善泣書

烈女洪氏傳

洪氏斯文爾遠字子致之季女也斯文君實南陽望族大父以上多踐膴仕世居畿甸自其先公兄弟因

亂僑居嶺南奉化縣睦婣好客旣而還故居子致避
家患復南爲時洪氏齒尚穉已以孝聞而其峻整英
豪饒女士風歲壬子嫁之鎭川李命寅居亡何命寅
有疾隨妻子奉化以療疾疾不已輿而歸洪氏嫁纔
數月未及現舅而鎭遠四日程憂虞傷心促治行未
發訃先及之洪氏之死之心見壓父母及赴鎭欲死
于路還思馮棺忍死得達屢營雉經一日家人聞其
喉聲有異急往解縊救藥得活自玆守衞甚密無隙
可投而舅世重親執粥泣諭曰爲我毋死口納此也
洪氏性旣孝敬奉舅命遂不爲死計雖在哀毁慘怛

之中必豐潔其祭而私辦養舅奉之以美味美服舉
止貞靜迴出與人世重歆歎動色鄰里頌之不容口
去喪七年不食肉及病病瀕死舅强而食之世重家
雖富不華自洪氏之奉嬪視效變陋漸成大家容而
其家他婦玉石相懸不盡相合獨世重重之使尸家
產蓋世重再娶再喪畜妾治棲妾以一朝代已內懷
不平而夫後母弟命麒命麟及女弟之為妾不禮者
洪氏禮之妾益嫌反已悖心日滋常惡之世重洪氏
見不雨畏約屛息且命麒妻朴氏雖舉二男不若洪
氏為舅賢之之光且財產豐約莫肩早欲以其所生

爲洪氏嗣以承其富數以意曉之洪氏誼可受之而短其稟賫欲待其弟兄俱有子而收其賢解以後辰不遽取也命麒夫婦疑其立後之不必在厥兒大嗛之與妾爲二憾同心謀害詭隨匿跡洪氏素多疾自喪所天益沉綿命麒曰吾出卜嫂病則卜云今年運凶誦經避家可也洪氏信然所指出舍于外其同心之謀始肆而謀及於妾之婢信香餌信香多行華言構揑洪氏以居外有奸先一年世重罪謫湖南至是放還命麒等密告云洪氏潛誕所淫之震而鏟形跡世重氣短失聲曰此婦平日見我日三而非下女不

下堂今豈有是乎必有造言欲傾之者不信之妾猶日夜浸潤之世重終亦不能無惑待洪氏不如初命麒婦翁朴之泰勸命麒不怠其讒於是讒者合謀曰眼中刺若之何去之命麒曰亡兄乳母子會庚乃洪氏信任之役指以爲淫蒸可乎妾曰會庚有甚口不可近鄰辛必揚未娶且癡有戚誼或升堂以此斥之則人所可信彼亦不能自免因以利啗會庚爲證事必濟矣皆甲其謀將待時而發洪氏實不知也世重妹素賢洪氏微知其機而減之洪氏仰天椎胷長息朴女適至洪氏見之涕泣曰未亡人何辜而君輩陶

鑄云云罔極之言天若有知言者有殃卽解袵示乳腹朴絶諱之退謂其黨曰誰不愼口致吾甚困於彼耶是後更無所聞而洪氏自念履霜冰至卒必不靖生死兩難常切自恐及　上之八年辛酉有訛言倭兵至洪氏父母畏鎭爲兵路召洪氏來覲洪氏留奴會庚婢貞心使守家而歸寧命麒等知其父信讒乘其時敢大言必揚私於洪氏彼無子之婦有邪行何所顧惜而不早絶乎今可以因去圖黜令不得回然如此則人謂祟財而黜之莫如告官一擧而滅之但告官無證不可世重速必揚兄必振語之故必振愔

㥩墮術中與爲匃洩誓書世重又威刼貞心曰汝主陰事汝直告則生加有厚賫否則死貞心駭震惟願速死世重亂扶之期取誣服身無完膚貞心卒外死緘默命麒手自僞作承服狀於是使聞于洪氏曰洪氏失行孔昭率婢首實必振詛文事係士制其何以免須自裁無敢前遂以世重名謁鎭川官卽日世重被囚次囚必振必揚出走自官上變方伯方伯移文嶺南逮洪氏子致駭憤縮恧杜門謝客聞者驚感莫知端倪洪氏知自裁之徒爲奬姦自陷必欲就理以白其情被押而去從兄萬濟與之偕行廹鎭之舊居

命麒及世重之妾意洪氏性亢必自裁不還已沒家
藏聞其行迫愕然相顧無人色世重在囚方食亦噴
心不覺失匙而必揚聞洪氏至知其被誣之昭雪自
出對簿蓋世重供辭謂洪氏通必揚臘月生子云而
必揚之自春初至夏盡避痘于忠原者質之里人無
有相違又問生子明證之爲何而世重莫之指摘只
稱外人皆知之至引里中爲首者南斗元等知狀世
重以曩者將發狀也先播洪氏說於鄰里使無不耳
之故欲里人證其所聞而斗元等見其肺肝嫉其僞
繩洪氏多數世重等宿惡世重俛首結舌若死灰而

已方洪氏之見理官如獄也不忍以玉潔之身受辱狴犴又憤司理之不閱兩造而先拘禁不暇顧耐死白情之初心馬上拔刀刺頸昏眩賈地鎭倅命不用械去刀去裳帶爲置數官婢防其死獄事竟無實事將反之世重大懾令上言云獄官容私誤決願就京獄得平乃徙淸州以治之洪氏路過代良驛命寅冢墓入拜伏哭絶而復甦遂之獄世重等至是不援必揚但稱生兒之累洪氏自書供辭無慮萬餘言敍其平生行身之蹟遭讒被玷之寃辭氣悽惋指意明正有足感人者蓋曰舅婦之訟人倫極變若係他累妾

雖萬萬磔死甘心服罪何敢抗舅旨伸而此則羣姦
鑠金之口詿誤舅心爲言罔極汙衊妾身玆願一溯
而死免作泉下不潔之鬼且其辨誣明證不止十數
而世重單辭東捨西潰無可繼所引南斗元等亦不
易前對命麒墊阬恇懼訹洪氏曰嫂言必揚欲犯拒
之得免則必揚獨坐而嫂若吾父子可無事洪氏爲
不聞也者世重繼以此誘之洪氏曰陷人自脫死何
忍爲命麒買士人奴新瘞死胎將指爲洪氏兒士人
叱止之命麒等又資老婢物貨行賈於州境村村唱
言吾自京自鎭路聞洪氏眞生子矣及推官覈洪氏

乳腹命麒潛賂妓輩要言有胎痕萬濟知賂妓事使
捕與受者詣官詰之果服乃設屛帳於東軒下令官
婢二人同世重婢考厥乳腹官婢出曰無胎痕世重
溥洪氏所謬曰嫽嬭生湩世重婢出曰果然矣洪氏
聞世重婢言慨然忽起披屛帳挺身升階逼進推官
前曰吾死暮矣吾死甚急而何其考乳腹之多說乃
至此乎妾固知女子露體之爲羞恥事而今不如此
難支饒舌證之不遠願賜親監乃自披襟發乳腹推
官爲大獄之故立而諦視之誠無胎痕一處子矣洪
氏方嗚咽吞聲寃淚如雨左右觀者無不爲之酸鼻

推官亦不怡者良久枚達上使卽釋洪氏幷貞心貞心爲主守義縲刑幾死而不撓故也洪氏拘幽凡幾箇月而不理衣髮蝨如亂蟻及出沐浴理髮更衣鮮潔衣裳而修書二親曰不孝罹禍貽父母憂而遠地永辭不復反面且念所天木主無處可託是深痛也其上推官書曰幸賴明鑑得洩深冤而舅雖爲人所誑實非其心以妾之故今若不免妾於泉下難對我儀顏面敢請憐悲此情特貰舅罪洪氏在圄時如得飲食可口者必先進世重無或獨嘗萬瀆笑其枉施而亦不沮其見者私語曰此地而猶不忘婦道其平

日可知矣洪氏既作二書伸眉舒顔頗異於前是夜明燈坐不寐侍婢寐覺見洪氏已死奔告萬濟萬濟匍匐而赴血光滿室刀在喉下沒其柄旁有淺插之瘡此再插得深也萬濟舉哀告死于推官推官送人問喪謂萬濟曰吾於鄕者知汝妹之爲意其必死矣兵馬使崔翩遣吏護喪賻甚富非相識而哀其義也近方士夫聞而彈指一畫一褒爭來顧見以至官吏閭閻男女莫不咨嗟致問世重亦爲之悲泣云世重自其閱實以往始覺其虛僞竊恨爲兒女子所罔而業已成獄若出雌音則知渠家盡劉無遺刑終始自

直不變世重之室女怨朴之桊之勸命麒起獄朴女
亦鍛鍊搆禍乃數朴女曰起寃獄殺無辜者誰耶汝
夫已死吾父方論死父死則將刺殺汝以報父仇竟
憂傷而死洪氏上推官書尾有云夏月臭屍堂凡獨
收收屍之後乞賜處置推官爲之惻然而拘事體不
敢調擔軍西原士夫俱發丁運櫬沒境名之曰烈女
洪氏之喪通文于沿路列邑所到動聽無不勉力而
其父家辭官卒使家僮舁歸婢僕號行哀動路人其
年某月日葬于奉化並峴世重妾洎命麒信香不勝
杖而死會庚被刑變辭不得與貞心同放命麟逃竄

紳多悲洪氏意欲白 上貰世重死或言其罪不可赦世重自知承款必死忍杖不服將周星而猶不死其施刑不至於死亦賴洪氏遺書之意爾其遺書與辭遠近異之爭相謄寫以爲傳誦之談云議者曰洪氏雖賢不過變人何知其賢之至此乎履險剛中終始不撓知有義不知有身卒以全節殺其身其心有所安也惟就獄之初馬上自刎憤不顧後幾危事機此志節太潔未免隘處也使洪氏於其辨明之後斂跡歸家保存其身有何偷生之累而惟以辱名訟男之耻所欲有甚於生視死如歸剚刃至再不負疇昔

累度自裁之心而祈免身死出於臨絕之音其氷蘖之操惻怛之情並行不悖烈烈其光比古烈丈夫之所蹈豈如溝瀆之莫之知也哉命麒等利令智昏欲殃無罪以求利敢煽蚓訟之慘利不得而覆其家豈非天難誣耶凡好利小人之誣君子者雖乘時見售而卒受天禍者是亦命麒而已可不鑑歟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三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四

荷華編　　雜篇

參同契經序

參同契者東漢吳上虞魏伯陽之丹經也伯陽通貫詩律文辭贍博卒乃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三篇及後序上言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乘龍御天大易之道也中言黃老延命養性長生之道也下言聖賢服食飛昇金丹之道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敘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鼎器明之父

毋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星辰昭諸刻漏莫不托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全陽子朱子註解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乃互換其名其實主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神丹補遺云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告人兮心魂一靈乍自悟言誦之久則

文義要訣自見然則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不通
鬼神將敎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青州從事
徐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
五代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
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豈
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
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
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
朱本玉吾欲分二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
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

耳萬曆己卯間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今以石函所得還全其舊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斷圭復完爲千古之一快可珍可幸矣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殞身傾貲成者萬無一二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益多非聖人

之所以教也旨哉其言因併及之

天命論

烏虖人之受命于天均也而命有通塞吉凶天之所命者然乎其人事得失者然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雄陽雌陰之消長變化也分數節候自然而然似無而有所有之命人何能異之哉昔陳完之命懿妻能言穆子之數楚丘不爽匹夫猶有所定復可言有土者乎故漢家獄中有天子氣而殺囚不敢唐宗宮內畜女主武王而去武未能掌握之物猶難若意卒有九有自歸先兆何況在外如東南天子氣四七火

爲主者乎其衰亡之運亦能豫卜如寶龜所命西土之大難妖夫曳衒也彼烏覆虎乳夜母謀曹先扼於未動之時數固有所定於冥冥也故範圍之內衆形森羅數有其素不可前却豈惟人哉雖草木亦有數堯夫觀梅牡丹推無不中其數則舉一可卜萬物之命矣人有不知天道之不謟而不貳其命輒欲施謀於所私不克底績徒益其失雖或詐力幸得苟非天命敗不旋踵然智士之謀身不知謀誼獨謀其功而命在心先故物有或載或隳智不爲知以有數也夫以物從欲非所宜而所欲不可必故巧反爲拙誼以

生利是以君子臨機深察事之必成而合誼然後乃動不失其機亦深察機不入危然旣入則臨難毋苟免以順命而及道亨不自滿知招損也故禍福倚伏壯叟頗知而防胡葦賄贏周所敗其思慮之巧同歸藏壑之舟此不知命而費力者也故魯夫人叔虞季友悉有文于手衛靈先銘於石槨沈彬豫待於漆燈俱吐證符天之所命者久矣今有人知得而不知喪知進而不知退失誼忘行而底臭敗亦難矣夫氣數者變化不處而吉凶同根出沒無常一去一來一起一廢去不可止而來不可推起不可壓而廢不可支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或未嘗犯刑而介至於天與或未嘗爲牧而牂生於輿衰旺得喪貴賤榮辱之相嬗不可奈何也故天與不受反受其咎無命妄求必致其災其命之吉凶台敢不于從然人之情每有季眞之莫爲多盡鼉之求將事力征必欲處富貴而去貧賤亦何異於螳蜋之拒車轍愚公之拔王屋乎吾夢放溺罄力圖之而猶未能之方夢至願其放而不可得旣寤而後始眞得放無命而求富貴正夢放溺也故及其窮也一錢猶難故非其命者人雖與之而不能保如唐宗之友王顆受三品而其夜死是也

命之通者富貴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以吾受命於天故也是以人固有遠跡江海念絶名利而或不免世求固有置身朝市心屬富貴命則處幽命之在天不可爲也故君子當厄旣盡防患之道而命不得說推致其命不以動心固守吾義若夫恐懼於險難失其所守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夫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也白刃交前視死若生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道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安其所遇而順之事天而立命窮不違道達不變塞

思不出位不願其外故素位而行行乎患難行乎富貴無入不得居易俟命故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使其行之命不行之亦命吾無制命命制吾故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豈以力命不謀遲速有數哉故天下之事有憾者多其有福之皆者邪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不成忘大誼則陷於害故君子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惟誼耳雖復人事有修而亦或不應有求全之毁不虞之譽譬如浮江木未知縱橫隨人景不定行止命不我享我難役命故我有道益窮有如屠者羨美藿爲車者步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

者不得用用者不肯爲以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如寒暑晝夜之相代雲雨風雷之作止雖盡心力不能自致若强以意爲其迎違恐爲鬼神拍手笑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若其從吾所好述先聖崇古道明天性而離其咎者非吾罪也性吾所有而命乃繫天不若忘其在遠之命而不忘在我之性定心廣志董道不豫忘其外至以全其天性也其全乎性也晝不牿亡夜以息之至于爲可已而鼓舞之則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區區外物輕於雲芥古之人有大於輕外物而臨難不

苟者韓稚圭其人也當偷兒之持刃求首而引領見
夜擕匕首而就枕此人情之所難而不苟之道也彼
俗狀銓才不知農赴時而有水旱仕赴時而有遇否
得一資而畏失賭片貨而熱鬧適曼勞瘁事無酬勞
也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命雖玄默難見而萬
事皆已有定或有見事之敗雖無可咎之端而不料
命之所致猶慮巧力之未至不知引繩之絶無可咎
處也故命出太素分劑與人難可移易也獨賢者知
其然凡遇事求之以道脩人事待天命天之命吉凶
我不敢知也然聞曰天眷有德故有德無相相逐德

生有相無德相隨德滅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故立德以致福知命者也知命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不爲於不可爲之時以同天而已吁從適飢識者營營不間喉如竹筒之吹安知知命者之樂日生而雖困貞無悔者哉

機解

天性人而人心機也故靈變不測者心之天而養心盡其道者知性以知天機夫心蔽於私而不盡之者失其天性機何可言也故立天之道以定人天之道惟五而變化有數以吾心之機合發于天天下機事

得乘時勢則動莫不利有以固躬機失時勢則動莫不悔有以輕命故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因於勢勢因於時時勢相守主以誠健斷以英權不失機者盡矣陰符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蓋殺機之發或天或人而皆有其災惟天人合發自然之機而非流於邪故有以定基萬物生乎身矣夫物莫神於機而機有出入入者理而出者帶理之物也物可以目見而不易察其所以然其於鑽木生火搖扇得風見其入者發出之妙而指其機之大則日月有數而

陰陽相勝品物受命而生死相根天下事物可知其機矣天下機事至微而發動大如運萬斛之舟惟一尋木發千鈞之弩惟用一寸木是已然時勢乘待機可有功而時勢有可再者有不可再者失可再者則後雖得之而惜其晚也失其不可再者則卒無能爲也故時勢相離機乃得全有勢無時勢何得成有時無勢時何得用故機無常是常非昔或爲非而今或爲是今或爲是而在昔爲非古今一機而其是其非以時勢之所使也因時投勢見機能作屬乎明明若不足雖有天機坦坦在前焉往而不窮哉夫時勢有

合而機之動之失者百無一也時勢不合而機之動之得者亦百無一也然則事之成敗在機之得失機之得失在時勢之向背知慧鎡基特其助者也嗚呼時勢者多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有過後之則不逮難得而易失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不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所也故君子鏡機善其趣舍是以機秉時勢者同列而臣妾之同家而餉馭之此有道者之駕一世而善動者也故三皇五帝唐虞三王五伯之治不厭人心者皆撫時勢之機矣而漢祖當秦末之毒痛生民約法三章縞素正名其得時

勢之機者也孫武穰苴得時勢之機於兵法孫武欲
示兵法之嚴適見吳王王曰可以婦人小試勒兵乎
曰可許出宮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
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旣布乃設鈇鉞
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
笑孫子曰令罪在吏士乃欲斬左右隊長王大駭趣
使使勿斬孫子曰臣旣受命爲將將在軍君令有所
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
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司馬穰

苴爲將於齊請景公曰人微權輕願得國之所尊以監軍公使莊賈往相約曰日日中會軍門賈素驕貴不甚急留飲失期夕乃至穰苴召軍正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曰當斬賈懼使馳報公請救旣往未及反而斬之以徇三軍三軍振慄公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問軍正曰軍中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僕車之左驂以徇軍中軍中有病者願行齊人謂孔子怯懦無武而夾谷之會禮誅侏儒齊歸魯侵地及爲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正卯而國大治齊威知國不振烹烝失職阿大夫

而賞即墨大夫羣臣盡情國大治此與孫馬之動機同其乘待時勢者也雖然不察時勢而妄動威武則事去禍至觀於暴虐受禍之君而知之也不顧時勢而一於和順不振則事去患至觀於優遊馴亡之主而知之也此皆於機事居其勢而先時不及時者也勢甚危而食時以成機事者伍員范雎是也子胥之窘江范叔之置廁萬死一生而卒至得君昭志可謂能動其機者也而胥不退舍戚叔納言免危亦是機之有得失也望諸陶朱始終機事不迷於時勢之乘待此知命之機者也傳說呂望機動於時勢而始困

終秦者也說抱道而塞操築傅巖代胥靡食殷宗夢帝賚良弼乃審象形求爰立作相此則我非乘機而機自發者也其補君作巨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而言學言道儕世于隆古尚以困厄賤夫蘊韜略神策人不知之指爲之狂貧窮耋老見逐於老婦廢屠於朝歌身極賤孱然伯昌卜出田而得匪熊之兆利見大人同聲相應此則有乘機之道而機自動者也尙敎西伯滅四十不道之國佐武王誅獨夫蓋二子甚塞而閱歷世變如金百鍊極深而研機熟可通天下之志可成天下之務而深藏若虛其虛也非欲虛也

示之兆而人不知之故虛也時乃待耳若微上之人氣感神會烏乎敢進此機之自動也不進則皆無名空之而死誰復知之乎凡機警之士孰不欲乘機得勢而或多白首未遇非計畫之拙休運未至而亦爲說力輕也假令說力多而外物不可必故多翳天下之奇才不施於世以失其機復有懷寶高厲死而不悔終身無聞以寢其機或窮搜巖穴求志之士得顯其善或舉韜世沽名之士得著其短此則機與時勢得矣而才德不同也夫機有善惡而惡機多善機少臨機明辨去惡取善而必于時勢之會事成乃吉也

事成還圮常由於驕泰以失防微夫機雖甚微發則有大故千金之堤潰於螻蟻之穴百尋之屋焚於突隙之烟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恃盛昧機以及於惡而有所失者多矣然爲惡之不十年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死德亦積之多而後亦興故不以德小而不爲期以百年積惡積德之際亦遇時勢而機事分吉凶其以我之心機施行于天而與五行相爲始終無可悔者此君子則天之道也

夢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故爲得喪哀樂生死覺所接也

正噩思寤喜懼夢所發也覺覺夢其異而夢因於覺覺者夢之所先也覺者有心有神有魂有魄而其爲夢也魂與魄交魄定神凝而爲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此感變之所起而有時乎夢中占夢眞妄錯雜旣寤而思其所謂覺者朝露生涯白黑未及分實爲音過耳安知其非一夢耶或者若盧生淳于棼尹氏老役鄭人者耶盧生邯鄲傷其行裝之不富因枕磁而睡觀國釋褐出入將相積五十年年過八十而薨覺乃寤而蒸粱未熟棼之宅南有古槐豪飲其下負醉而夢二使語棼曰槐安國王召隨上車詣槐之竅尚

公主生五男二女而爲南柯郡二十年百姓懷之爲
立生祠旣而公主死葬于盤龍岡王許覲歸鄕里一
見親戚迺送出穴遂醒其寤焉夢覆槐谽然內空上
有土壤皺爲城闕形二巨蟻在鄕者爲衣使也復窮
一竅直上南柯以夢言之其實郡也二十年托身衣
冠之地今若此而宵寐舊國望之窅然心神悵惘不
怡者久是昔風雨暴拔其槐益無其處凡人舊居惟
生地毛而無室堂者亦近此周尹氏老役之趍役也
筋力竭而使之彌勤呻呼卽事夜憊熟寐夢爲大人
居上總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尹氏心營

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罷夜亦昏憊而夢爲人僕趍
走作事數罵杖撻無不至也三人之夢與覺相反事
可明明矣鄭有薪者藏殺鹿於隍中俄遺藏處遂以
爲夢順途而詠其事旁人聞取歸告室人曰向薪者
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
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
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
邪薪者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訟士師
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
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之室人謂夢認人鹿無人得

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此則夢與不夢不能辨也有不以夢爲夢而合識不非者魏文之芻狗是已以死夢聽占夢者之謬言病且已而三日病大愈者齊景之鬪日不勝是已此則或神靈動而措事妙合或喜氣旺而邪沴不亂夢不必獨驗也然神得全夢不顚倒而較若目見耳聞古今多以夢爲得失之徵而周制掌三夢之法曰致夢觭夢咸陟占夢觀天地陰陽及國吉凶而以夢吉凶多決事之可疑猶不可盡信盡信則不達矣人之生也日則作而宵則夢與夢分其生片餉之間變幻多端其爲幻可勝計邪方其

時也不知所以存亡不知所以先後以待其不知之化烏知化與不化聽之也已夢覺之疑亂如此不知夢自夢而覺自覺與抑夢爲覺而覺爲夢與其神遇形接之分大多夢夢今此人間何世也吾亦生平多夢悲懽不同了了明白自以爲覺而迷復俄然覺而棄其所事無乃此生其幻而有其眞也耶信知生之無吾所而蠻觸可舉也蠻氏之國邑于蝸角之右觸氏居其左皆有君臣社稷焉有土地人民焉二國以爭地之故靡爛其衆伏尸數萬則人有笑蠻觸而不知九州人民之小九州實六虛之點埃而人民亦九

州之亂蟻其不爲蠻觸安在也佛氏塵芥六合夢幻人世亦是智通但不能究其所從也我其蟣蝨於世而一蠹米之小蟲然以吾儕從言之乃以爲大此謂因其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也故堯跖善惡俱虛無地若浮雲之過太空彭殤壽夭共盡無餘若流水之赴大壑自今求古有名無形曾不若一夢吾何以知小大脩短之所定乎物我之生於土而反於土者終至於亡粉毫之餘亡不從乎理氣之所命正猶夢之從心蒐而鑄出許多事狀也若君子仰觀俯察日蹋大道不參以貳則

心靈通天事物明徹天且永命日舒以長能盡其性
而死死曰終不宜言夢也夫夢之可徵者靜中之動
而陽明者也夢之不可徵者動中之動而陰暗者也
或曰陰氣壯則夢涉大川陽氣壯則夢涉大火陰陽
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浮虛爲疾
則夢揚沈實爲疾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
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今我所夢或溺或飛未知其疾果虛實而歌或不哭
食或不病而餘皆不定其驗無乃神不全而致顚倒
邪凡日接之事發宵寐者影孔子之見周公也至精

之如懸鏡自然先知者感殷宗之得說也事未兆而先見者逆聲伯之泣瓊瑰也人皆有此三兆而明不明係於人皆心之所使故也愚痒之民多夢不靜而不知感變之所起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通人知其所由然故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至人神凝故夢不能入君子不能至人之無夢則自當愼所接而誠其所感以應吉夢吉夢不能無助故古者季冬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夢亦不輶也

風土記

天下之風土不同而羣物之稟性與遠品成性者難與語是非習成風者難與變好惡天下羣物信多不常也夫地遠則俗異俗異則怪生是以中國九落之化桂海氷天之俗四裔鬼區之風不齊其爲飛走蠢潛動植之物罔非同天異氣有稟性安土之相遠而計其所形所養則未必不有其所類也故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四靈雖靈而人靈於四故土地之居宮室之美禮物之華人擅

其重而物莫如也古之人穴居而木處後世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而鑿之牖夷亦類於人而巢穴水陸亦各言其居也故鳥獸蟲蛇魚鱉以其素性而所居相別或木或山或穴或水所以鰌之濕人處之則腰疾而魚不可處於陸人與禽獸與蟲蛇不可處水而或有處水者水物亦不可處陸而或有處陸者是可異也物有因物爲居而不營家者醯雞之於盎醋蛆蟲之於不潔是也以人腹內爲居者蟯而佗蟲入則病以牛之腹內爲居者蜂而佗蟲入則病以人之頭髮衣裳爲家白黑蝨也蝨居髮而黔處縫而白襲所

廬之氣人可擇不處仁乎此蟲亦稟天地之氣而生生不息行動不離於毛髮之間不出乎褌襠之裏自以爲不失繩墨及湯沐具而相弔視其身異於人之視渠而自珍無倫雖天地之大不以爲重於己况於禽獸之自視乎人則尤不可言也蚤之毒人浮於蝨而知人欲執騰躍而上過厥千百仞而下電光滅沒不知其所桀黠無比而時以爪得之此家於席下塵土而盛於夏乘夜侵人卧不安席掃灑之未盡激怒愈侵物之相物猶人之自我也故天下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知力相制或迭相食如

人之食禽獸之肉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
之豈天地本爲人生之故蚤蝨蚊蚋噆膚虎狼食肉
非天本爲蚤蝨蚊蚋而生人爲虎狼而生肉也以狗
毛爲宮者蚤蠅也而之二蟲又與人同室果陏之腹
中有蟲而致病草木之腫處有栱者焉勺水之所鍾
有蠹蟲者焉彼纖蠅之聚空中蟄蟲之埋糞壤赤頭兒
之樂朽肉荼蟲之忘辛齒蟲之穿齒鼠之于竈于廁
于倉所性爾殊忘形其間自以爲風土也夫海鹵鹹
也似不可忍而鱗介生火炎焦也似不可存而赤龜
赤鼠入而火浣布有之此弔詭者也芝蘭之生有其

鄉而橘不渡淮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其他植物不必盡然而宜土則有之動物亦多土産而五類之繁碎莫之盡知雖知之莫之勝讀雖讀之莫之勝舉故約舉稀常之物此馬毫之一二而亦足想其風土稟性之乖張矣言其無本則蔦與女蘿之依物菌與寄生之生木言其怪則木石曰夔罔兩土曰羵羊山曰梟陽水曰罔象言其異質則建木滅景不死無灰言其奇姿則珊瑚生海瓊草挺陸言其有識則屈軼指佞蓂莢志朔合昏知時葵花向日言其能言則波斯大息之石樹上生小兒而見人能言

動其手脚鸚鵡猩猩自能人言隋元藏機之類鶴二
鳥角端崑龜亦如之言其所司則雞鳴知時犬吠非
主蛇有夏冷犀有辟寒駝駱鶴食火及燒赤鐵蚌蛤
朢滿晦消鵂鶹晝盲夜明言其所將則麝獐懸香靈
蛇藏夜光蚌抱眞珠狪狪持珠鵝有銅鈴鷺有銅環
稟形不足而相幷爲用者駏蛩狼狽不全其足而合
足得行鶼鶼一翼一目而得偶比翼稟形有餘者鵸
鵌三首六尾自爲牝牡而善笑翻明雞八翼而翼下
有目猼訑九尾四耳而其目在背饒之不均者蛇無
足蚓無目而有百足蚿六眼鱉夔之一足國之獨目

兔之也行有升沈者土鼠冒土而去青鼠蔓枝而騰也非羽而飛者仙鼠之善飛馬成山天馬之見人則飛也畏狎不一者猦㹤之見人叩頭玃父之見人能負也凡同陸之物已有飛行動植之異品而異中有異如彼其在人亦有自中之相異者矣故阜落之人常覺不眠宜怪古莽之五旬一覺僬僥之人長一尺五寸諍之人長九寸宜怪長狄人之長數丈及龍伯人之長數十丈北方比肩之人宜怪具體之人女人深目貫胸裸壤臾門燭龍不死與我相怪外國有夜熟一羊胛而明唐宗所取堅昆夜不甚暗而易曉其

人髮赤鐵勒之極壯人甚少而二千里松木人禁其
斫此外龍蛇雜處終壯之山名壺領神瀵出臭味過
於椒蘭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其
人不驕不忌不耕不織不夭不病飢飲神瀵力志和
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亦經
旬乃歇黃帝神遊華胥氏之國無師將自然而已其
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惡死故無夭殤不知
親己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向順故無利害入水
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
實寢虛若處牀此皆形體性情之不均如彼風土之

所役也故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
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體隨土移有
萬不同也而雖工人亦乘土氣故鄭之刀宋之斤魯
之削吳越之劒遷其地而不能爲良矧乎謠俗言語
之有可異乎故交趾南之越裳三譯通華而寄象狄
鞮之異齊吾不欲多辨而謠俗之多蠢使人忽然中
國不毀髮膚而夷猺之人祝髮烙跟雕題中國有罪
黥面而猺人婦女自黥中國立長子而輆沐之國鮮
食長子以宜弟中國老其老而右國之人大父死負
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天竺後稱獠者

子殺其父而走辟得一狗謝母然後敢歸母不復嫌恨其與君子國之多君子何其左也此其或然之變而指為地俗之素慝邪否中國厚葬親戚之死而炎人之國親戚死朽肉棄之而埋其骨成為孝子儀渠之國親戚死聚柴焚之謂烟上曰登遐亦成為孝子西域佛氏亦焚尸而削髮不食魚肉入中國不易天下之人皆有配合而佛氏無妻天下之人皆以氏為根而生黎熟黎苗人有名無氏佛氏以釋為氏此則非以性論斷以風固可移者也鮫魚人貌姑射居之而鮫人水中織綃仙人白日升天而圓丘之民食不

死木而不老此可略之而不詳也聖人神人人中之
出而上千萬人無數用則調一天下而賢才登四靈
至不用則小蓬累而行故世之治失中和則雖有其
人而無其用也古有用中聖人之治天下明彝倫施
政教齊之以禮而猶有所分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
樂而治世之風愉愉反醇衰世之風瘠瘠好僞故金
火屢遷之餘俗化俱易一王之政不能一率土之所
尚而百里不同風況要荒之地乎中國之在海內似
礨空之在大澤要荒之在宇內亦似中國之在海內
鄒子所列寰宇亦何足多乎然則中國要荒萬物之

數不足爲多而弱水之外吾不得聞其物産何如則其以數萬里人寰爲之大而以爲物咸在此可乎數萬程所聞之物乃萬分之一所見之物復萬分之一則吾其爲埳井蛙乎有曰八荒之地東南傾吾未知其信然與否而有見山穴深坑不測疑通地底吾未知其果通地底與否則物産之器以吾藐蟲莫之窺測所可窺測其異常者溪江穿山流出或穿江流或平地潛行復出或高山上有泉及水磨小石累累粘巖又盛夏始氷日夜石焚者也聞之地下別有天地如張華所言地仙九舘信邪地中羵羊犬子蒼鳥見

之而徵之以數條之異則何强不信乎雖然吾未能
從舍於泉下天地之有而目見地上之怪如此天下
之物怪復可言乎此圖壽富媼之不得點檢而失常
者也吾以區區精力欲自究極天下風土稟性之所
以然則同無骨之疑冰而弄云不違易方易性可以
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矣天地無窮而物理不常
此以非彼與彼以非此與不可以稟性之異易其常
而咈之咈則生病以死矣然王者之德教幷流天下
樹之風聲漸被四方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歸
化則阜落古莽之類雖不可變其性而輟沐以下狼

子野心之俗非其性而心則使之者可以齊之而風動矣

神龍贊 幷序

蟲莫神於龍者以其能變化也鮮采而奇顏明甲而頷珠逆鱗經尺在喉之下而鱗有九九之數雙角崢嶸角下有耳或曰龍之以角聽如牛聽以鼻蛇聽以眼也亦有無鱗無角之種此龍之姿也雲以從之氣以瑞之巳爲靈異而身都江海玉淵手擅雷雨雲霧從意豐約隨時潛飛者龍之爲也選間神立風雲霹靂應若景響涵天地晦六合而易陵谷綻溝洫欲小

則如蠶蠋而伏泉其亦秉造化之權而能大能小靈
變可畏物不得觸者也而及雲罷霧霽失其所乘不
能用事反爲小蟲之所侮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
御龍二氏及有飂叔安之裔子董父者甚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迺擾畜龍以服事帝舜
而夏孔甲之世劉累者亦學擾龍其後水官棄之故
龍不生得易有潛龍見龍飛龍亢龍羣龍龍戰若不
朝昔見誰能物之龍之出沒在春秋之分而其爲物
也被五色而有三停九似遠別於恒物而爲靈怪焉
宜人之不易近而得盡其性者可狎擾而騎也神物

之難近尚能合況於人之與人同其德者乎舍龍而
求之龍龍亦有一大賢得君之象也在下之潛龍有
利物之道而權輕位卑不能達其遠抱龍不爲龍故
龍之神亦淵潛而簡出無所爲及天清地定毒獸不
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嚼味含甘步不出坎畝
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無
其自負之資而驕稚於守靜之神物威氣自多羞與
爲友若乃至於雲霧之盛濃龍以材美能乘遊而威
動天地聲震海內而蛇鱓無材美故雖遇其時著泥
百仞之中不能乘遊乃始自知其小不及於龍之遠

愧恨欲死方龍乘遊彼丘山蹔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不足怪矣夫跅弛之士神明內腴而特立異衆有負俗之累被讒之過實而不克多享人以其小惡忘大美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故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吠聲之亂而不察其實舉錯多失使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囊括自晦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所以人有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

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較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於此尊養之時修士與世主道合甚危故爲士者虛夸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而九五之飛龍寤寐風雲去取辨明舍此嗜富必起卧龍之勿用使有虎豹之變其道合而相得也不翅如豢龍氏之於龍也則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而馬良車固日取千里可以調陰陽而時風雨可以建中和而成位

育乃大有得也其或可以退而不退而欲保其身將
順其惡則龍失其德而無以爲風雲之會矣人亦有
言龍實不知此謂凡龍之有欲而見誘於餌者也神
龍異於潛困土蟄毒孽之屬而頭有尺木能升天能
成雨澤而利物誠可類於輝世之鳳德不可配稱於
常鱗也然龍之蟄可以存身蟄亦有美於羣陰之際
信知龍者君子之象也贊曰

襲淵正陽沉沉其廬匝以翠渚泐若潛魚斂此奇變
盤棲守約隱其文章惟主淡泊窮同跛鱉志猶寥廓
危獨寡友蛇鱓調謔時維未届受詘俛首及得雲雨

高下自剖龍獨秉遊玄冥徘徊嶽瀆獻靈霧天神乞需
助以紫電縱以颯颯一怒可威磨剸六合冥幕蔽霖
或然降伐呼嘘陰陽神化翕忽五采燀赫冲融怪氣
輪囷沸騰秀麗經緯泥蟠天飛蛇乃變容孰圖其極
心駴若眷有龍在下匪龍爲龍甘茶緯芝架學區中
尸居懷寶好古休風跎跡失階有何求通誰知其異
取笑方殷衆實勝寡惡雋疵文利見何日身名夭閼
精若有感筌宰相逢端流平衡踵武周亂旁魂四表
大邦維翰始知龍德隱見有時隱而不見是誰之爲
戎何有病文明之嗇御圓所惜胡不夢卜

甯馮兩操序

我聞甯越之擊牛角而疾商歌以困窮欲干齊桓也清士求誼之行宜愧焉然子曰莫我知又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使其所負無其實則已如有之雖稱我知言我善養我平治亦何傷故吾不病戚之發之歎而爲歌因思孔聖之有心於擊磬其扣角則過於有心余哀而述之使昭其志馮驩亦以貧身歸於孟嘗君見待以食菜之下士三歌長鋏以諷之亦甯之志也自古奇士之蹉跎者多豈獨二子者哉世主常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眞眞士雖仕眞士而不能用

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絶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二子者足爲霸者之船驥也戚並美管晏流聲千古驩當文子之廢諸客皆去而獨周旋於艱危之際得復君相齊卓絶於數千客不侔之爲操於牛角長鋏者服其奇氣於謳歌也然二子之所輔不離於覇而有愧於範我驅馳謂之齊士之巨擘則可而非天下之眞士然且有取者不失其所負異於世之自衒無術者也

牛角操

嗟嗟身困兮可憐山石遠遺賈齊門兮飯牛息跡夜盛

爝兮禁衛積望見君兮悲不逕叩有龢兮思何永思
何永兮氣崔嵬詘欲信兮自惜才調商歌兮愈造哀
懷長風兮奈摧頹目熒熒而無寐兮夜見星夜見星
不曙兮愁難形生涯良可悲兮須一通何時世無媒
我兮反謂我爲癡重華今不可與遌兮孰知予之所
守單衣短身兮糟粕甘口俟河之清兮河不清而世
盆薄天地閉而賢人藏兮虎豹踞而狐狸躍

長鋏操

歸徠乎長鋏兮其歌也嘯託心撫女兮肝膽相照肝
膽相照兮蒯緱永歌永歌三闋兮人謂我何嗟徠長

鋏兮孰信而德暘文陰緩兮造工之特溪鋌赤鍱兮
爲物之極雄心處室兮韜采赫赫大用何日兮神氣
充斥摩礪須出兮孰敢爲僻試宣其利兮浮雲上決
不敵一夫兮三軍流血灑若散雹兮沒其形質方晝
見影兮光未之出經物不覺兮而物不疾宵彌騰瑞
兮幎歷明滅鬼神慄齒兮山河副裂后皇柄用兮潛
銷奸孽光天之下兮贊揚帝烈問價無價兮安售都
鄉躝躇善藏兮含虛凝光

魏娥誄 幷序

惟某年月日未行女子魏娥守義死嗚呼哀哉娥初

降其父母約與同日生暴歡暴家約幣爲信歡年長未及娶而疾不起魏娥聞之不食肉日自憔悴大親欲擇嫁之娥廢食得疾久不愈召醫視之曰攻之不可造之不及藥不至焉死矣不以旬數病且死曰吾重彼名器之歸而欲行義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行義言隨死已嗚呼哀哉娥之惻怛眞情舍生不失絶無毫髮戀私而全其義世有此乎孔子曰定期之婦死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於夫亦如之今娥爲未成夫而死守其名器者也雖或過於禮而亦可謂靜貞不雜加一等者也其家悲其生之不永志之不昭

求爲可傳余思其志而極哀之乃爲錫美號曰淑貞
遂作誄曰
赤子無知飢啼飽咥有何人道贄以徵實金波累圓
標梅逗節撫我身傾彼應傑傑恃有我儀庶幾無疾
天何降厲使我含恤默禱身代至精惟一天高鬼惡
竟就冥漠月照魂驚雲興心折棲禽助慼叫鴈投血
薄暮虛凉昧晃鳴噎暗愁盈腸心火內熱如何所生
欲奪我執悟言氣茶因瘠却粒孱顏不啻憯然而絶
塞北寒花江南消雪哀哀蕙心閔閔執質翁孃搏膺
巫陽招鬼偃然卧室不訛不言專精以化同操英臺

其死不死莬結誰開巳猿蜀魄酸骨呼哀骨骸雖土
寃氛難灰自古皆死惟此極傷忠臣投荒棄兒履霜
幅抑終窮何日可忘扼腕志士氣槩何長世無我知
名誰布揚屈此奇思蔽掩圵邱女也其特淑貞可別
節以壹惠忠嘉名烈烈靡他一德志行高潔嗚呼哀哉

安處先生墓誌銘幷序

惟癸亥十二月三十日道州安處先生無祿卽世于
大塊氏之巨室赴聞南越石虛中燕人易玄光等哀
震奔哭賵賻贈遂而治以士喪禮其知已之未至者
會爲位而大臨於巷逾月將葬命守龜層偃蓋山食

藏神得朔其食執亳州刺史毛元鋭聞而悼之圖不
朽先生迺銘厥隧而爲之序曰先生諱某太極之孫
也父高明治黃老無爲之學娶中黃隂貴人生先生
先生其衆子也人見先生垂髫岐嶷踔凡兒以爲正
室門子矣先生素好讀書無記性而甚忘遂閉戶靜
坐不讀百餘日以收放心作相別計一覽無遺亦能
數行俱下時年十六聞建德之國有大人先生聚徒
講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受聖經旁綜羣英不
梏於專經之陋而其風度軒軒若霞舉吐論穆如清
風競綠剛柔不跌其攸而處淪猶亨念究物性見造

化生意而孝友之性不賴矯梓以知之敦敘九族欲
尊祖重本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月爲一會以合
族復制冠昏喪祭之禮務從簡嚴不喜豐大時適場
圃之間習射追鄒嶧矍相古事曰是固男子事也發
必中的貫蝨之心而縣不絶人有知其賢者以爲道
州有人然未有深知其德者先生學問雖富而貧無
兼衣之業衣補大布而履穿冊結躡蹻而行啖粥咬
菜富室嘗其所食苦於口而慘於腹不盈一時而憊
矣人有自言安貧賤多才屈於營畫而不若先生之
眞安貧也人釐先生以衣先生曰衣旣附在吾身又

何傷爲吾聞安子如棄物于溝壑某雖貧以身爲溝壑耶况乎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畀而不我驕吾豈能勿畏乎且好衣不近節士之體而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憂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禍子毋增我憂與禍矣人遺盤餐又謝曰甘脆此吾菜根奚翅脆嘉但嘉味日享之則可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糟糠人之常情也某不敢當賜先生衣食之惡不恥惟以道爲不可須臾離年在中身得聞道自爾玄文疏內文不外著敬以立德義以處物挾持其功期合天倫其存之者虛而靜發之

者確而正故矜持而純熟嚴厲而和平曲而不屈直而不倨費而不耗廣而有要先登于岸人莫及焉其學在主敬誠養本原貴踐履愼獨地而已天下方馳於浮詡獨先生心不變其守而摛藻亦不檢於時曰跛牂牧千仞之山而樓季難五丈之城吾何流於俗乎常以文肆質雖加警策而恥效詞人墨客之撚須琢句雕鎪性情其書五車而文成數百萬其旨惟一而清適粹美讚詠道眞置水不漏詩調入神語必驚人嘗語好疇侯楮知白曰君子之道振民育德故成已成物性之德也然一於成己則朱也一於成物則

墨也爲朱爲墨皆惡竟也吾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豈無畎畝思君之心乎故朱墨之惡竟吾所耻之如秦吉了吉了言禽也宋濟南人畜之夷酋欲買以千萬錢主人將賣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不食而死吾不欲入惡竟如吉了而亦不欲入危邦其保身曾不如葵能衞足乎王若德合任我治天下一年政僅布十年天下寡罪人知白退囅然而笑曰彼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五畝之園而不能耘而言治天下可乎先生被召赴闕卽以經濟自期爲古君臣圖及聖德十條以獻而當塗者欲害故抗章以退遂

不復召鄉人陶陳氏之輩從遊其門而學焉先生旣
坎坷於時失施所學於爲治於是樂與學者講學而
授不躐等發待憤悱或聞其言若不適意故徠多從
少見衆知寡及久察處事之中理所有之愈新始服
之自是簦笈稍至請受學先生遜謝曰吾聞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我爲人師邪同志四人遂留不去不佞
四之一也得使於先生至老頭童而盡心於模畫弘
農公客卿文會刮磨會稽先生究於繪事禮乃後生
皆非自由由先生振德之也故純鈎魚腸之始下型
擊不能斷刺不能入及加之砥礪磨其鋒鍔水擊龍

鼉陸剸犀甲纖離綷耳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人雖有性質之媺而心辨知必將事賢師友良友師賢則所聞者聖王之道也友良則所見者忠信之行也身日進於善道而不自知也喪厥善不離錢穀之間吾徒旣得師友之賢豈無薰炙之力乎先生講學不倦其終若初以餘閒喜登臨撫清絃而家貧少餘閣復不得飽五升之飯常自裕如也稟命不融春秋少孔子十三歲而登及疾革其妻子環而泣之先生命無怛化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字付子又作不欺銘而口不

絕吟於垂死其平日可知也旣堋門徒哀其生無名
死無諡表其墟壠曰嗚呼此安處先生之墓銘曰
玄玄而祖誰傳道之苗裔有道遺烈在玆嶽瀆降彩
金玉其資貴賤條風惟道不移光其佩服蘭蕙雜施
溥言應徵卷而爲龜婆娑丘園操闢以時神王山水
飽道委蛇琅然撫絃或以吟詩會友以文講道日馳
靈珠吐口車五其滋波湧塔廟道與之比無疵楚璧
有卵條支山靈回唐水神潛嘻畏入朱墨漢禽是思
楮子有言十稔興治惟世與難閟毖乎而豪傑投棄
儒兒共雌龍光如夢徒餘奏辭退藏無聞四子獨隨

修飾窺鏡敬誠是尸爽若綠竹高風可師屋漏惟愼

草魚亦司保此眞機練以無爲水止鏡虛大樸未離

孔靜幽嘿世德斯追能世其家孝事不欺晩藏華彩

弘道無涯樂且無央莫齒不衰騎龍白雲山澤含悲

先祖于摧哭非哭私賢士没名上帝其咨登名朱雀

耿光長垂惠子云亡靈光獨危徒竊掩味郢堊誰知

歸虛君墓版

斯文公自妙年喜讀書爲求心之學不事家人生業

與人不相爭常自避嫌不處或曰聖人不避嫌應曰

子不聞人有教伐枯梧者乎人言枯梧之樹不祥主

人遽而伐之教伐者請以爲薪主人不悅曰彼其爲
薪而教吾伐觀此則嫌不可避乎故公父文伯之死
其母以薄於長者而婦人厚者二人不哭賢母也而
妻不哭則爲妬妻瓜田李下所以可謹然亦有不能
處如色禮輕重異之類也其讀書槁枯不舍及耆彌
篤不知年數之不足看文字如高艘大艑順風張帆
一日千里山妻慍而慼眉曰夫子生平探賾枯竹靡
有朝然衆不譽而人或誚爵不嬰而飢逼死妾聞有
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夫子其非有道者
明矣何其不察流俗之變化淫於無益之書以夜繼

日聒人之耳而浪苦父母遺體今至齒危髮禿猶罷形神邪精思不任則絶脉氣滅故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顔子馳過孔子於塗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宜乎王壽負書而行及聞徐馮言焚書而舞也樸儒散人無用之業同於炊沙作飯不如絶學而疾作絶學無憂疾作積財財積則富富者人情所不學而俱欲子何不之欲乎富則酒肉養其口歌燕養其心而屋可潤人可役故富居二於五福貧居四於六極其得失易見矣公听然曰凡人至樂莫如讀書其樂不知老之將至又何知富貧毁譽乎猶幸刀鋸之不我加

餘無動我者而無嚴流俗吾豈婢子也哉其屈意徇之近老死吟哦適以救我之急而去愁生樂非有所他望也然此乃凝滯於物故配以德性之尊而不暇於家政以致貧志士家貧古猶然矣吾瞭富人多無腹笥故反謂富者貧言其貧富果誰貧耶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而常泰無不足貴然爲榮視軒冕金玉如其株塵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今吾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是以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貧不足言也唐承相盧懷慎死貧

不能辨喪車今我之餒固士之常而富貴在天物不
勝天吾何馳心於不可勝之求勝邪況吾不富貴而
自有富貴之地乎天下之人皆勞力以食而士獨晏
然爲蠹蟲靡澤泊世惟明古之經世之學以待今徠明
王之取法訖可賢於勞力之食所以勞心於講學然
不踐於身同嬰兒之塵飯嬰兒相與戲以塵爲飯以
塗爲羹以木爲胾然日晩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
戲而不可食也其不踐之言亦可戲而不可用也遂
任斯文融神於踐履沉潛聖經賢傳求其義理晝詠
宵得以樂其志而閒居無事時靜坐虛室以驗夫大

本未發時氣象敬以存養不容心求澄其神氣完其
性體此主靜之吉也致中既罷曰鍁鑿混沌手擘鴻
濛多得於靜也故靜者乃自然之道而能生天地萬
物靜之不靜久矣故靜而後見萬物自然皆有善意
若包蓄不深其發必暴且不合義以敗事矣寓書同
志曰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
後可以自得故心思之用作出作入非我智力之可
爲而惟禮足以存之亦有所難者自非天德之健既
存而後斯須忽亂亂則視不見聽不聞況義理之微
妙乎乃作天德詩期存此心詩曰於穆天命其德隱

默迭行惟五無時或息雖不闚見彼有所識發見於物其麗不億品物流形毫忽靡忒其機甚神性性色色人心是機須動以直勿參其私嚴惟丕式春煦於道蟬蛻陰匿天道駘蕩難量其域溫故知新暨天同則立本惟深心爰翼翼夜以繼日覆物之卽魂魄交藝亦一太極思塞不舍待神告力靈臺廓清何勞自悟罔敢或忽昭徹事務乾乾純氣厲亦無咎有奉無違不忘所受繼善成性誠爲其守質以問學行有所待加功隱微動靜無悔體用中和淵淵會海至道乃凝爽然神立視哲非豫聽謀非急時雨之若恭肅克

時暘之若言又不僭動罔非禮時風之驗克已去
私履地不殆一心妙契洛若余采復作歲箴洎序以
自鑑序曰歲之過去也汨若流水之朝東人生易暮
爛熳歸盡且未及遲暮而歸者過半撫歲嗟若哀吾
生之死無日而道不加進每遇獻歲發春徒思天墜
無窮而人事多變病瘦憂患更攻其間然志士素貧
賤患難而行乎道常若不及者非惟恐此光陰易失
脩名不立而道在其中不可須臾息也我齒逐年滋
益每益每歲而學無所益其與大猷離別也不翅參
商哀哉夫往者不可追獨來者悔之吾可力焉因箴

以警之辭曰分積爲刻刻轉化時時分十二晦明相隨日夜爲念豈專無事積日及晦緝熙不離月什加二始成歲名天周其運乃窺道精三百六旬示我天行然必得力由慢日程臨年茫然是誰之爲塵昏月日用觀其期君諱虛姓其歸而居赤縣也常林下讀書以求心而不求人知人有徠問其所爲乃曰我不知事也人亦知爲眇小賤夫不齒之故凡事和人而不唱深藏若無獨鄰近僅知其有此人而不知其爲人遂世無聞焉其臨死歎曰吾以推今廓古之氣而窮而不達扶正救偏之器而下焉不信生平長算詘

於區區之末宇宙雄心挫於蕞爾之土人誰知此哉
然此不足恨而惟以死不休之學不無所得而世無
聖人以就其正命也夫死且葬也天柱子中氏戚其
道之不白於世而死稱之曰斯文銘其墓曰天在高
內明心人誰知天獨臨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四